

名譽主編
主編

陳支平 林曉峰
蕭慶偉 鄧文金
施榆生

臺海文獻匯刊

13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七期

要

目

名譽主編

陳支平 林曉峰

主編

蕭慶偉 鄧文金 施榆生

二十三年
季秋錄

臺海文獻匯刊

七
肚皮集

陳梅老子自取



策劃編輯單位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佳賀

木兵詩草補遺

丁汝昌著

太岳詩草補遺

王炳五幼年著

館藏

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

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14Z001）成果

臺灣銀行季刊第一期

農業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土壤

農業

經濟

金融

地政

稅務

月刊

海外華夷錄



臺灣官糖業試驗

研究彙報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

REPORT

TAIWAN SUGAR EXPERIMENT STATION

No. 1 DECEMBER 1947

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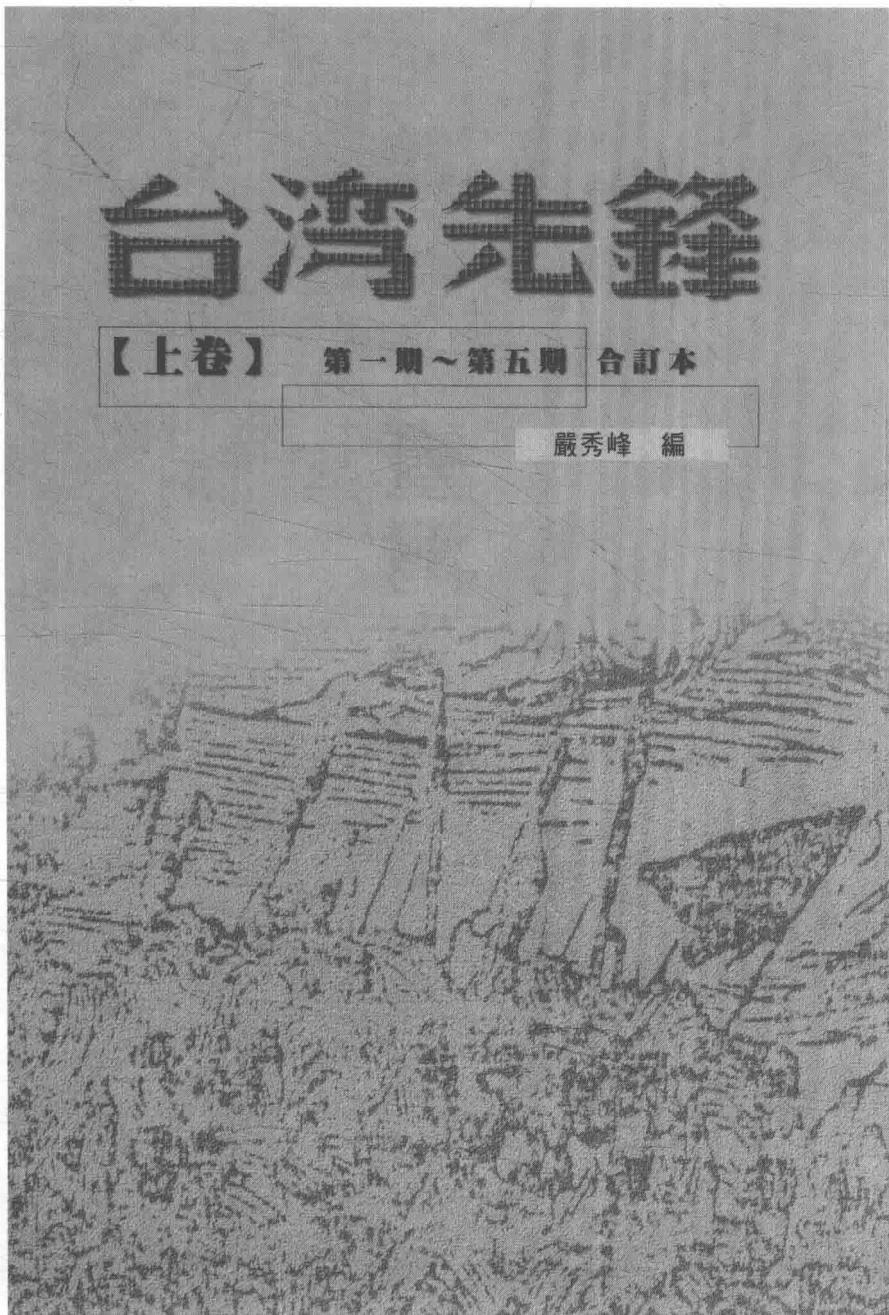
臺灣青年



長督筆

臺灣先鋒

第一期至第十期合訂本



台
灣
先
鋒

合訂本上卷／第一期～第五期



《第一期》

- 台灣獨立也要歸還中國
- 台灣義勇隊致「日本在華人民反戰同盟」
- 台灣革命運動史提綱
- 日本資本主義繁榮史上的血的年月
- 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章

1940年4月15日

發刊辭

台灣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強力由祖國的懷抱中奪去被置之於一種殘酷的壓迫之下，到今天四十六年了；在這四十六年之中，我們雖有肉體之存在，然而，失掉了人格；我們雖也有財產，然而，失掉了主宰它的權利；而且，最最令人寒心，也最最令人因而決心犧牲一切而奮鬥的，是我雖也有著舌頭，然而，卻失掉了說話的功效。——就是說，我們是不許說話的人了。如果有時由口裡發出一點聲音，那是充滿了日本氣味的東西，或者簡直是日本人的聲音，不過借用台灣人的口腔罷了。

我們就這樣被壓迫著，被迫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然而，血的鬥爭卻進行著，我們被壓迫者的台灣人是沒有一刻忘掉，更沒有一刻停止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

爲了要記載這些血的鬥爭史實而以之呈獻於祖國人士之前，並且向全世界愛好正義者報導我們的鬥爭；

爲了探求指導我們革命行動的理論以保證我們工作之必然成功；

爲了想把目下爲幫助祖國抗戰而組織起來的台灣義勇隊所做的向大家報告，而由祖國各界人士得到「應如何做」的指示；

我們來刊行這一個小小的《台灣先鋒》。

如果把台灣革命在海外的活動史稍一回溯，則《台灣先鋒》與其說是創刊，毋寧說是復刊，遠在祖國大革命開始之時，《台灣先鋒》便已在廣州與祖國人士及一切愛好正義者見面了，然而不久，以各種原因停了版。現在，我們再度以《台灣先鋒》呈獻於大眾面前，而又恰在可以說是祖國第一次大革命的繼續與擴大的抗戰中出現，使我們生《台灣先

《台灣先鋒》第一期 4

鋒》與祖國革命有共同命運之感。所以，除了希望各界人士對本隊加以指示與援助外，我們還有另一希望，那是：

《台灣先鋒》將在祖國抗戰中長大起來，也將伴著祖國抗戰之成功而發揚光大。

一九四〇、四、十五

我們的工作

李友邦

我們一向埋著頭工作，苦鬥了一年，在這一年中，衝破了很多困難，建立目前工作的基礎。這裡雖然由於我們工作同志，都能在一個目標下，努力奮鬥；而祖國各界人士給予我們熱烈的幫助，尤其是一股主要的動力。

台灣義勇隊之成立，其目的是爲了幫助祖國抗戰，一年以來，舉凡各項工作，並都以此爲依歸，而工作種類之劃分，則係根據本隊隊員特有之技術而定；如果以目下業已編組訓練完善並且都已分頭從事工作之第一區隊的工作來說，約有下列各項：

(一) 對敵政治工作：本隊隊員既係台灣人，原來已從日本帝國主義所給我們的奴隸教育之中，學得一點祖國抗戰中所急迫需要的能力，即如善操日語能讀日文以及能了解敵國內部情形和敵兵心理。祖國抗戰在第二階段，是政治重於軍事的時候，促使敵國士兵覺悟，進而達到瓦解敵軍，實爲當務之急。因此本隊隊員便應客觀需要，從事此項工作。現應祖國前方部隊之請而派遣前往工作者，在敵後××地有第×××師第×××及×××軍，在浙東前線有浙江省××軍第×支隊及浙江各界戰地工作團，這些部隊機關團體中，都有「本隊隊員前往參加工作，負責對敵宣傳等」，本隊獨自工作於浙東前線者，爲有台灣義勇隊戰地工作隊。在浙江省軍事當局指揮下，配合著黃主席「政治進攻」的計劃，在前線輾轉工作著；此外在浙西××經濟游擊隊中，亦有本隊隊員在和祖國同胞堅苦地與敵寇作經濟上的鬥爭。

(二) 後方生產工作：本隊隊員中，具有國防生產技術者亦多，除能製造素爲台灣大宗出產且爲軍火及醫界所必須之樟腦及樟腦油外，尙可製造目前急需之各種藥品，此種工作，應祖國各方之請而派遣隊員協助生產者，有浙江省建設廳在麗水所設之樟腦製造廠，

有福建省建設廳在閩北崇安所設之樟腦製造廠；本隊隊員在該廠等設計製造，現已有大批出產。至於製藥方面，則有金華某地藥品製造廠聘請本隊隊員為技師，所製藥品，皆視祖國抗戰之需要而定。目下著手製造者，為戰場上所迫切需要之麻拉利亞藥水和皮膚病藥膏，與最近需要廣大之胃病特效藥。抗戰以來，一以海口被日寇封鎖，一以外匯之必須節用，以致國外藥品之來源幾以斷絕，如奎寧一物，竟貴至戰前數十倍，甚至於從無在戰場上所多見之病，故尤為盡力，以應需求。同時我們更要顧全到祖國的物力能夠達成「物盡其用」，因之本隊隊員所能製造各藥，全都採用祖國國產原料，以西法製造，這不特可以補救目前藥品之缺乏，且可避免醫藥界長久依賴德、日等國之弊。現今我們能製造出產的各種藥品，多數正在送往前方部隊去供給應用。

(三) 醫療工作之努力，是蒙東南人士早所稱譽的；這因為本隊隊員在抗戰之前，一面業醫，一面作革命工作者甚多，祖國抗戰開始後，本隊成立，深覺前後方對於醫藥人材之迫切需要，因此除前項工作之外，再以隊員之一部份，專事醫療工作。以應祖國機關之需要而工作者，有浙南某地之兒童保育院，敵後某地之野戰醫院等。本隊自辦者，在金華城內有本隊診療所，甚得各方信任，傷病軍民之來求治者，幾使從事醫務工作之隊員，沒有休息的時間。本隊尤恐偏僻鄉村的窮苦同胞，無法遠道就醫，又另組一台灣義勇隊巡迴醫療隊一共四隊，每日攜帶藥品，在鄉下各地義務醫病。半年以來，工作頗為良好，並且從事於醫療工作的隊員雖在醫務上盡其能力服務，但也不放棄政治工作，在醫病當中，常以台灣被壓迫等情形經常宣傳，以加強祖國人士抗戰決心！

(四) 台灣少年團之組織：本隊組織下現有一「台灣少年團」，團員皆係由敵人血手裡逃出來八、九歲至十四、五歲的兒童。少年團的組織，一方面，是兒童們深受日人壓迫，當此祖國抗戰期間，忍不住要跳出奴隸的圈子，願意在祖國的戰線中生長，盡一點能盡之力；另一方面，深知台灣革命的成功，非短時間之事，是需要長時期的奮鬥，台灣兒童，要在祖國抗戰之中，鍛鍊他們自己，以備將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鬥爭之用。成

7 我們的工作

立以來，少年團已經輾轉浙省各縣，在浦江、蘭谿、紹興、諸暨等地工作，得到了各方的稱讚。這些年齡尚小的孩子，已經知道大聲疾呼，要爭取獨立與自由，此於祖國人士的抗戰決心，自然不無影響；使人能更深知，如果亡於日本，亦可得生存，則台灣兒童亦不會如此努力謀取自由解放了！

我們的工作，大概如此，我們這樣地埋頭工作著，在重重困難的道上，在連吃伙食也幾乎不夠的經濟情形下，我們始終不懈地苦幹著，這沒有別的，因為：

(二)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之下的人們，只有堅苦奮鬥，才能生存！

(三) 要能幫助祖國同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人才能得到解放。

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

李友邦

首先，我們應知道，台灣曾是中國之一省，台灣五百多萬人，除掉二十萬的生蕃而外，都是從福建、廣東過去的中國人；但是，我們也應知道，一八九五年滿清曾正式地在大壓力之下，不得已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了。

這樣的事實，決定了台灣革命目的的兩面性，就是，一方面，他要求獨立；同時，另一方面，他要求返歸祖國。

要求獨立和要求返歸祖國不是衝突的嗎？是不衝突的。

什麼是台灣的獨立呢？台灣的獨立，是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日本）的統治，是對現在正統治著台灣的統治者而言。作為被壓迫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下的台灣民族，他是要向其統治者鬥爭，以爭取能夠自己處理自己，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的權利，被鎖緊地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的台灣民眾，迫切地需要的是這個。

但「回唐山去啊？」從前是，現在也還是台灣五百萬民眾的口頭禪。「唐山」指的就是中國，要歸回中國的熱情，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作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敗類而外，這已成為一般台灣民眾的要求，所以台灣要歸返中國。

因此，在對日本的關係上，台灣和朝鮮完全一樣；在對中國的關係上，台灣和朝鮮又稍有不同。同時在對日本的關係上，台灣與祖國內部的任何一省都不同；在對祖國政府的關係上，又都彼此互異；這樣的事實造成了台灣革命的複雜性。他第一，必須以台灣作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而向他爭取獨立，第二，他又須以台灣作為中國之一部分，而且適應著全民的要求要歸返祖國。

所以這兩個目的，是同時為台灣革命所具有，他不能缺掉第一個，因為《馬關條約》以後，祖國政府已不得不把台灣承認為日本所有，所以台灣革命已不得不成為台灣五百萬民眾自己的事，而祖國政府不能是主動的，除非他提出「收復台灣」的口號。既然由台灣五百萬民眾方面出發，所以他首先必須作爭取獨立的鬥爭。同時又不能缺掉第二個。在前清割讓台灣的時候，台灣五百萬民眾不得不由中國的政治機構脫離而又不願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在一八九五年曾一度台灣有民主國之成立。以後，在祖國抗戰勝利而台灣獨立革命成功時，祖國當是一個嶄新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台灣民眾歸返祖國的要求，當可以得到。故同時，台灣革命者又以歸返祖國作為其革命目的之一。至於以何種形式歸返祖國（台灣五百萬民眾自己有其特殊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生活），那不是現在的問題。為什麼不是現在的問題呢？第一，歸返祖國必須在已獲得獨立之後，而現在，仍是堅苦地作鬥爭的時候；第二，歷史發展的條件將要規定台灣怎樣歸回祖國的形式。所以我們說，台灣獨立又要歸返祖國。

日本政治實體之檢討

津村秀松作·李明法譯
(原文載《文藝春秋》)

責任觀念薄弱的政治

假如問到日本政治果真如此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恐怕誰都要躊躇吧！但是，其所以躊躇逡巡者，並非因為事變到現在已延及三年而仍未獲解決的不平，也不是因為目下以爲單是鐵料、木材、汽油、棉花等輸入資材不足，煤炭、電力、木炭、糖類之不夠用是不消說得，而連一直以量多價廉著名於世的糧食——米，竟亦感到不足，而且漲價之不滿，實則民眾對於政治之不平與不滿，似乎還有更深刻此者。

其中最大的，即在於這次舉國的中日事變之中，在在避免著責任的政治家甚爲眾多，此之謂必賞必罰乎？此之謂勇往直前乎？事件已如此擴大，苟爲開啓戰端的政治家，就是一個人也不應該由中途隨便地離開其位置。現在正說著這樣不行而那樣不好，這也許一定有著國民所不得而知的種種原因在，可是，國民既無法聽到錯綜複雜的情形，單憑他底常識總不能體會的。因此，這樣的事情一次復一次地重複著到現在，「究竟如是之日本政治行嗎？」的問聲便聽到了。

缺少人物的日本現狀

暫時離開日本，在外國來眺望中日事變以後的日本，便覺其更爲奇怪，又覺似乎是不可理解，主要的是，一向都打勝仗的是日本，而打敗仗的是中國，雖然這樣，可是一直都

打著敗仗的中國，到現在並未露出他根本的破綻，蔣××還是盡其責任爲堅持其始終一貫的抗日戰線而奮鬥著。與此相反，一直打著勝仗的日本，雖然連地打了勝仗，可是在這兩年多，內閣卻不得不更迭了兩次（此文係在阿部下台之前數日所寫，故云，此刻內閣已更迭三次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是由於處於一種說也說不出的困苦立場，而不得不總辭職的吧！不過此於住居日本內地的人士，尙且不能知悉，怪不得外國人士認爲這個事情奇怪，而批評爲不可理解了。

我們的大將，雖不能與希特拉、莫索里尼和史丹林相比擬，也得像張伯倫或羅斯福才行，於此重大時局，甚望內閣能繼續存在三、四年之久，此種感慨，尤其是明瞭日俄戰爭時代的桂、小村（桂即桂太郎，明治三十四年六月至三十九年一月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小村即小村壽太郎，明治三十八年八月日俄在樸茨茅斯開議和會議時，小村是全權委員之一）內閣情形的明治時代的人士，特別來得深刻。

現在日本的人口已比日俄、中日戰役時代，增加了一倍或者是一倍以上，而國民教育也比那個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達，可是在這裡，卻反而找不到能和往年的伊藤、桂或者是陸奧（陸奧即陸奧宗光，明治二十八年中日《馬關條約》訂立時，陸奧與依藤任日本全權大臣，在下關與李鴻章講和——之注）、小村相匹敵的大政治家，這到底是因爲什麼呢？這當然是有著大大小小的原因，如量雖發達而質卻不發達的教育也不能逃其罪。還有，文化只是形式上的進步，而不是精神上的進步一事，亦爲原因之一。不過比這些大而且又是直接的原因，也許就要歸之於最近日本的立憲政治，比中日、日俄戰役時代的完全相反，而且是逆轉的這種事實吧。

缺乏明朗性的內閣更迭

對於我國頻頻政變外國人士，許爲不可理解，那是沒有辦法。再呢，我們也可以不必

管他，不過就是連主要的國民，大多數也在不明白爲什麼原因而政變和爲什麼理由而更迭內閣的情形之下，度過了三個年頭，這才真是一樁糟糕的事體。固然，平沼內閣在總辭職的時候，也曾稍稍說明了辭職的理由，不過這個說明，國民只是單知道他辭職的原因，是在於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締定，而不能夠知道另一基本原因，即自六月八日起，重複地開了六十多次的他的五相會議底真相，那麼國民便無由體會到他那以背代腹之辛苦的總辭職之理由了。自事變以來，每次的政變都像這樣，總辭職的理由，總是不明朗的，所以繼其後而出現的組閣經緯，自然也都是不明朗的了。以爲是非常時期，而把和國民全體休戚相關、利害相連之內閣更迭，都以如此作風進行，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到，作爲一個立憲政治之國家是否名實相副了。

事變以來，當局每次都切切要求國民認識時局，因此，無論誰也都努力於對時局之認識，現在當局又迫使我們，對時局要作深一層的認識，可是政府當局本身如現在般的缺乏政治明朗性的，雖頻頻地向國民提出這種希望，也是不能夠得到什麼效果吧。

數年前，當議會政治墮落的時候，國民都已經覺得討厭，可是現在反而覺得在議會政治佔勢力那時候，政黨雖然橫暴，但是一國底政治，卻還很明朗。目前國民對於現在官僚政府的不平和不滿，雖然是有著數也數不清之多，而最主要的還是凝結於政治——尤其是政權授受之際的政治——缺乏明朗性一點。在現在的政治家裡面，足以期待最明朗的，也許因爲年事較幼之故吧，只有近衛公一人。可是，連這個近衛公，在辭職的時候，也竟很不明朗，這種情形，會給與國民以很大的失望。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則無論怎樣的政變，都會有著無法使其明朗的事體存在罷。設若讓這種錯雜的情形無理地潛伏存在，不能說一無所知的國民不會有不滿足的時候罷。比如現在的阿部內閣，當其成立之初，就已經包含多份的脆弱性；假如說得壞一點的話，就是也許不久社會無聲無影地消失掉的。尤其是因爲處在這種時局的關係，大家都是這樣著急著，無論怎樣，假想這樣的情形繼續不斷地發生的話，就是國民能夠忍耐，而在中日事變還未解決，復又爆發了歐洲大戰，而國際形勢